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所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詩所卷三

大學士李光地撰

小雅一

風者室家之詩也雅者朝廷之詩也頌者郊社宗廟之詩也始於室家行於朝廷達於郊社宗廟故曰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也雅有小大以義別也通上下之情聯親疎之懽其事未遠於風是以為小雅也推受

命之原述祖宗之德其事已近於頌是以為大雅也自鹿鳴至菁莪自文王至卷阿皆文武成康之世周召輔政時之所作與風詩之二南同雅之正體故先儒謂之正雅也厥後惟宣王能抗王室故其詩獨多其從小雅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命將出師選徒講武義亞於采薇出車也其從大雅者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敬迓天威遇災而懼既保南土遂城東方奄撫北國而終之以淮徐之役名伯先之天子

繼之革正僭王之罪而立中興之基義亞於開豳荒岐作豐宅鎬也小雅繼吉日者自鴻鴈至無羊或為宣王之時或有幽王之詩悉不可攷要為小雅未遠於風故畿內歌謡皆附於小雅矣節南山至鼓鍾東遷之詩也楚茨以後所謂豳雅者也東遷之詩不得入於大雅故與小雅相附豳雅則又自為部而附之以東都之詩者也此二編者亦始於朝端之製作而卒於畿內之謡俗其體與前雅皆相似是以同為小

雅若大雅則雖有厲幽之詩而不得謂之謠俗雖與

節南山諸篇辭義相近而不得吏於東遷盖有周名

諸公稱天述祖陳戒之遺意存焉雖在周衰天命未

改則以為義亞於文王大明緜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戶郎反

鹿之為物也一鹿聲呼則羣鹿皆至以興賢者同聲

相應遭時以食於朝也鼓瑟堂上樂也吹笙堂下樂

也承筐所以酬賓侑賓也人之好我猶言倘有愛我之心也祈其示我以當行之大路因燕㑹而欲聞賢者之善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此則既聞其言觀其動作威儀而賛美之言為君子者所當則其言而傚其行也既燕而游敖未欲其速去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凡燕其初禮飲而已終乃無算爵而令賓醉故首章者禮行而樂具賓之初筵也此則堂下之樂不作不以笙管亂人聲獨鼓瑟琴以盡賓主之歡使賓不徒享其儀而中心安樂焉蓋既有周行之示我尤願其好我於無窮所謂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比之前兩章乞言憲德者而益深也

鹿鳴三章○毛傳云燕羣臣嘉賓也案漢儒以小雅之首為文王詩者雖未必盡然然此篇者則必文王之詩以四詩皆首文王故也文王既作靈臺立辟雝以大興文敎故多與賢臣燕飲講論於其中俯有麀鹿仰有白鳥作者多因物以起興此及振鷺之篇是也斯時内有后妃聖德寤寐求賢文王之尊賢於外者又如此是以琴瑟鐘鼓之音朝寢相應而後聖以為樂而不淫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音洛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音户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滿以反

首言我心傷悲懷離憂也次言不遑啓處則勞且瘁

後言不遑父母則尤情之切而不可弭忘者蓋曲體

其私之至如此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言爾心之懷歸者既然我是以作歌勞汝若有將母之事則来告我我當為汝寧其室家使無内念也獨言將母者父或能自通於君母則不能也

四牡五章○序言勞使臣之来也詳味詩意乃使臣猶在行而遣勞之辭

皇皇者華音敷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諏訪問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音媒

謀計議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度審處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詢廣問也始而訪問以知之繼而計議以圖之終而

審處以定之既詳且慎矣猶恐衆論有未周盡而復廣其詢問則庶乎事無過失矣非常存靡及之心者不能如此也或疑既謂之周則有廣詢之意矣然周以事言所謂每事問者也詢以人言所謂詢謀僉同者也如濡溫柔也故以興諏如絲條理也故以興謀沃若和洽也故以興度既均齊調也故以興詢

皇皇者華五章○序言君遣使臣也自鹿鳴至此三篇皆盛世君臣宴勞之所為作後人乃被之樂

章而自鄉飲燕射皆用焉至於始入學者猶三肄之皆欲其早識君臣之義於初假樂而以詩教也凡詩樂本末皆如此今言詩盡為樂章而作此或施於頌則可而猶有不盡然者况風雅乎有虞之命夔者盡之是言詩樂之宗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鄂承華者也兄弟同本而生如華鄂之相附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古音蒲年反）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脊令水鳥在原非所安故以興患難飛鳴揺動急之象也况當與怳通愴然悲歎貌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左氏傳作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疑古戎字有汝音故又訓為汝此與常武首章並當音汝

烝盛氣之貌雖憤於横逆而無不反兵之禮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言常情也喪亂之時維兄弟相恤相救雖良朋有不

能助者處乎安寧則徇朋友之歡而忘兄弟者多矣

儐爾籩豆古音田故反 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此下則言終兄弟之愛之道也人之幼也兄弟同羣飲食必俱相親相思故曰孺慕也離居異食則意漸疏故必常陳酒食使兄弟具在則其和樂也且將如孺子時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湛耽也樂而不厭之謂人方未有妻子兄弟之愛無

衰也有妻子則有間之者俱有妻子則又有交相間者兄弟之愛往往不終矣夫妻室各緣異姓之合不能與我齊心固恒情也兼於各子其子則視兄弟愈隔故必使妻子與我好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異聲則兄弟翕聚而不散其和樂也且將耽嗜以終身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音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友兄弟以順父母然後室家宜矣然欲宜爾室家者在乎樂爾妻帑妻帑不樂雖欲儐爾籩豆而德色誶

語乾餱必愆矣世俗之偷安而不察故欲其深究而熟圖之此語誠然乎否也

常棣八章○序以為周公所作其極情理之至信非聖人不能道然傳所謂弔二叔之不咸漢儒或指夏商之末其説近是序遂以管蔡之事當之反覆篇中言兄弟急難禦務發乎天性正與管蔡相反如謂詭辭以哀之則又無復勸戒之意故朱傳但以燕飲兄弟為説文王之德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由關雎以致麟趾之應故周公推以著訓者如此他日急難禦務之言不效於管蔡盖大舜不知象殺已之心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者將斲削以成材朋友之交將切劘以成德故三章皆以伐木起興此章又復以鳥喻之言鳥鳴相

呼出甲幽而上高明人之于友猶是也故人之求言如鳥之求聲欲其相呼以相悟也忠告善道温厚而剴至則可謂和平矣雖使神之聽之可也其惟直諒多聞古之益友乎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音九既有肥牡莫九反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此下兩章因燕朋友而復名諸父昆弟也言伐木者

舉重勸力則有酒以相勞今既聚朋友而具肥牡矣然不可忘諸父諸舅之親而必速其畢至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古音豫矣飲此湑矣

衍寬也伐木者既下于阪則有酒以相寛今既聚朋友而踐籩豆而兄弟尤不可以相遠有酒湑我以下設為兄弟之言也其言迨我暇矣猶之適不来之意

也諸父諸舅尊者故非具牲俎不敢以致兄弟之親則籩豆可共有酒無酒稱其情焉可以合歡矣

伐木三章○此葢因燕朋友而及親戚之詩詩意與前篇實相首尾前篇言兄弟分形連氣死生安危憂樂共之非朋友可比也似乎朋友之義緩而不親者故復作為此篇言天倫所以立為朋友之意在乎德義相規學業相成雖生死患難之際未甞不盡其心力焉然倫之出乎天叙者本意則不

為此也世衰道微故有同氣而緩急相舍者覆賴朋友救助其流至於疏其所親而植私死黨之風盛恩義倒置德業無聞於是先王肇修人紀之道蕩然盡矣是故平居家室之間飲食宴樂雖朋友不在可也若朋友好會則兄弟未嘗不存焉一則緣朋友之懽而念及親親者益篤一則資朋友之益而助於親親者益多此兩詩相為首尾之義也抑大倫有五夫婦其本也父子兄弟天屬之恩也

君臣朋友人合之義也父子則與君臣之分相較不以私恩廢公義不以公義背私恩是鹿鳴四牡皇華之義也兄弟則與朋友之誼相較懼其忘本然之恩而以義相夷也懼其廢當然之義而以恩相狎也是常棣伐木之義也風首夫婦正其本也小雅開篇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正焉夫然故可以反始追遠而推於祖宗可以窮本極源而達於天地大雅與頌由此而興而五詩之繼以天

保也為之兆矣子思言道自造端夫婦次及子臣弟友以終於鬼神其夫子序詩之志乎○舊説諸父諸舅兄弟皆朋友也雖文意可通而理未周至蓋諸父昆弟無擇者也親愛之而已矣朋友則擇德焉今謂此無擇乎則非所以言朋友也謂有擇乎又非所以語親親也既謂之親又謂之友名實亂矣故不如仍其本稱以此篇之義與常棣相備者為善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古音户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言天之安定爾也亦甚固哉既使爾有專一淳厚之德以為受福之基故其使爾得親賢之多助也亦濟濟克生而衆盛焉以是知天之安定爾也自鹿鳴以下五篇皆君所以燕享親疏慰勞勸勉之所為作也誠心諄惻而訓辭深至可謂單厚矣親賢交勸其為益也多矣故下所以答其意者如此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穀盡善也躬至德之厚得人心之和善之至也是以動無不宜而百祿之多遐福之永自天申之不為限量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比喻以申上意上感下應皆謂之興天所安定故上

下莫不興起自其德之單厚根深基固而不可拔山阜岡陵之象也自其益之弘多茹納容受而不可窮川流增長之象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又言祖考享之而助其福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古音方墨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又言庶民化之而助其福也夫詒爾多福者神也然人者神所憑依則於庶民驗之盛世之民無驩虞者不識不知出入作息而已文貌之興皆季世也是雖若無所助於君者然而淳氣之積其所以為爾德者大矣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音耄無不爾或承

又比喻以申上意祖考祐之民風成焉是百世之基

也故以為如月之上弦日之東升方昌而未艾如南山之無損無墮歷久而長存如松柏之舊葉未凋而孫枝已秀繼繼承承於不絶也是福之成也

天保六章○註疏朱傳皆以為臣下答前五篇之意大致然矣然五篇非一人一時之作就其後世用之以燕親疏亦未必一日之事此篇之作又未決為前者之人否也惟盛世之君臣勞勉頌規矢揚賡遂斯固事之必然藉非一時酬答而序詩者

意則存焉不必據此以為疑端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歳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歳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古音几我行不來

三章皆言其春出而冬乃得歸也首章言以玁狁之

故而不得已於役次三章乃道其思家之情如此先公後私之義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音敷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蒲北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此二章言師行戰則務捷居則必戒應首章玁狁之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應次三章憂思之意

采薇六章○舊說遣戍役之詩

我出我車于彼牧古音墨轉音枚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轉音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轉音紀其反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此二章叙其受命而出時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音旁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音敷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此二章叙其往而在軍及歸而在途時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工反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二章言其既歸而所親者相慰且兩美其西戎玁狁之功也

出車六章○舊說勞還帥之詩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滿以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音几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古音記止征夫邇止

前篇言憂心孔疚我行不来蓋自恐行役之或死於事而不返也故此其室家念之曰豈其有他故而未嘗載以来乎心懷此憂疑是以因愆期未至而恤轉

多

杕杜四章○舊説勞還役之詩舊説似以三篇為一事首末者盖因采薇出車皆有玁狁之事故也毛鄭以為在文王時未足為據朱子闕其時世是已宣王卿士以南仲為太祖則大抵康王以前人也尋繹三篇辭意采薇似行者自作之詩出車似僚友相勞之詩杕杜似室家相勞之詩皆役畢功成還歸之時也夫佳兵不祥之器雖以先王之世

師以義動役不踰期然而離别之思怨曠之憂皆人情所不免親其事者不嫌於自言慰薦之者亦不逼以公義而奪其私恩文王四牡周公東山卒由斯志至宣王諸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者而此意微矣序此于天保之後為訓不亦大乎舊說於此意不相背故今不改

南陔

白華

華黍○舊說謂亡其辭朱子以為本無辭者據儀
禮皆笙詩而云也由庚崇丘由儀亦然案樂有升
歌者堂上之人聲也小雅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大雅則文王大明緜頌則清廟維天維清之類是
也堂下則尊者以管有虞下管周禮大司樂亦下
管是也卑者以笙鄉飲酒燕射笙入是也今攷周
人所謂管象管新宮者亦無其辭朱子之說蓋其
是與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音以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六章○此必薦魚宗廟之後燕飲之詩其後

遂通用之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烝然盛貌罩罩者以罩罩之也下汕汕同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魚麗篇是以魚饗賓也此言南有嘉魚者以下兩章

例之或是起興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以瓠纍於樛木興賓主之相得既樂以衎又從而安

之言其情之長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古音肆

以鵻之來與賓之再來再來則又燕之言其恩之數也

南有嘉魚四章○與魚麗同為燕飲之詩

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每章言南山北山所有興盛世之能育材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滿以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此章申上兩章之意所以能立邦家之基者作民父母故也所以能為邦家之光者德音不已故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

音是茂音耄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古矩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音戶

此兩章又申首兩章萬壽之意然一曰德音是茂則所以為邦家之光者益盛一曰保艾爾後則所以為邦家之基者益固矣

南山有臺五章○此詩當為下頌上之辭盖若所以答魚麗嘉魚者如天保次於鹿鳴五篇之義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古音滑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譽處有聲名也以其素有聲名故與之寫心笑語也

下言德則譽之實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不獨寫心笑語又且藉爲光寵以其德之不失至於

壽考而能不忘美其篤於為善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兄弟謂羣諸侯也又見其和樂豈弟能與兄弟之國和合無間以此益知其德之壽考不忘也故曰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此錫之車馬以榮之而又祝之也

蓼蕭四章○序謂諸侯之詩朱傳謂天子之詩以

辭義觀之朱傳近是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古音於戈反其實離離音羅豈弟君子莫不令儀音俄

湛露興澤也日晞然後露散以興醉然後歸豐草者

露所聚以興宗廟者恩澤所出杞美而棘惡以興受澤者當勉為善桐椅有實故離離然以興有實德者威儀容貌皆可觀也

湛露四章〇從舊說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以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藏載櫜當從鄭氏為諸侯受者

彤弓三章○從舊說○天保以上親王朝也而以采薇出車杕杜繼之蓼蕭湛露親諸侯也而以彤弓繼之文武之道如循環然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音俄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有山陵則草木無不茂有水則舟楫無不行有王者

在上則人材之盛賢路之通亦猶是也

菁菁者莪四章○此詩當為下頌上之辭蓋若所

以答蓼蕭三篇者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蒲北反玁狁孔

熾我是用急急字非韻鹽鐵論引此作戒當從之戒古有入音紀力反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王于出征言以王命而出征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蒲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旂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戶郎反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

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音几飲御諸友

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音以

首章言玁狁孔熾四章則正言其罪也二三章言車

馬之壯薄伐玁狁五章則正言其功也六章乃言功

成受恩於朝燕飲於家之事

六月六章〇玁狁内侵宣王命尹吉甫伐之功成

而歸其僚友作詩美焉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與千協于此菑畝滿以反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

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師干之試言此三千之車皆習於行陣者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

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古音戶郎反八鸞瑲瑲服其命

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古音戶郎反

鴥彼飛隼古音之水反　其飛戾天與千協　亦集爰止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

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他屯反與嘽協　如霆如雷與威協　顯

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采芑四章○荊蠻背叛宣王命方叔征之亦僚友

美其成功也○據此為宣王之事而上推之采薇

三篇為文武成康之世無疑矣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古音龍 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言來朝之諸侯皆從獵非正行會同之禮也

決拾既佽與柴協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此章首尾為韻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於戈反不失其馳古音陀舍矢如破

四黄則是兼兩服兩驂也而只云兩驂不猗者兩服居中易于控勒驂則在外故有游環脅驅以制其出入不使偏倚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不驚不盈須依朱傳蓋逐禽爭禽則喧嘩而驚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榖

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矣愚案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是易所謂失前禽也有聞無聲是易所謂邑人不誡也大成者言田獵之禮成也

車攻八章〇從舊説

吉日維戊古音耄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音姥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禹貢云漆沮既從言二水從渭而東也則此當是漆沮入渭處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音以儦儦俟俟或羣或友音以悉率左右音以以燕天子

悉率左右當從傳箋為驅禽獸在左右以待天子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吉日四章○此與上篇若為一時之事則田於漆沮非東都也徂東者地自在鎬京之東耳甫草猶言甫田亦未必鄭之圃田也但非大義所關姑從舊說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神與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古音古）矜人即鰥寡也言已所與偕者皆鰥寡之人而相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雖則劬勞追其初也百堵皆作故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哀鳴興已作歌也傳曰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不知者以為驕也

鴻鴈三章〇從舊說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古音芹

庭燎三章○從舊說宣王之初側身勤政自六月至

此幷大雅諸篇觀之雖不能躬文武之德抑可謂有

志之主矣其後因武競而志衰故此自沔水以下逌

雅自角弓以下雖未能必指為宣王事而考其世似

之周人以為貪天禍者厥有由矣故曰武不可重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音以滿以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戶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首章言水必朝宗于海以興在位者惟王室是依也

隼必有止以興在位者必有安身之道也次章言水

未得所歸則其流湯湯隼未得所止則載飛載揚邦
人諸友不以為念而念之者至於坐立不安憂不自
弭矣末章又舍流水而言飛隼以其卒然而至中陵
必有彈射之者興亂世為訛言者之衆我友其可不
敬謹以防讒言之興乎

沔水三章〇朱傳曰此憂亂之詩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神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
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鶴鳴在陰聲必遠聞誠之不可掩也魚有潛見迹之不必同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此詩之指蓋於聖言有合也園中樹檀而其下有蘀焉尊賢容衆之喻也石雖粗厲可以磨錯横逆自反之比也由前二者則中孚之必應同心之必合不待求之而自至矣由後二者則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待遠之而自化矣四者皆

修身進德之要而形於論交取友待人接物之間者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此詩不知何為而作而其言甚富如序說則狹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音吾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三章○軍士困於久役而怨若之詩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于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于焉嘉客

于焉者將行而暫款之之辭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

爾遁思

相與壯其行也言不必以下位爲恨設或以爾爲公爲侯則所苦有大馬者而逸豫不可期矣故有勸爾以優游遲留者不可不慎而勉決以遁去可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朋友之好欲其雖去而音問常通也

白駒四章○賢者將隱别於其友而其友贈之之

辭古之人有相戒以勤者當其職則不得去而盡
於義有相慰以逸者適其時則可以去而獲其心
也君子於去處之間惟其宜而已矣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彌郎
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此詩所謂比者葢以黃鳥之不集不啄比已之不留食於此邦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音姑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古音方墨反不思舊姻求爾今本誤作我依唐石

經改正

新特誠不以富（古音方二反）亦祇以異

自責其來之辭也鄉黨有舊姻令我舍之而來求爾新匹意謂能恤我之貧也爾不我畜是不足以富而祇自覺其去舊就新之可異耳柳下惠云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似當以二語屬此因下皆有齊景公而誤也

我行其野三章○與黃鳥同意皆民不安居之驗也自鹿鳴以下至吉日大抵皆朝廷朝會燕勞師

田之詩雅之正體也鴻鴈以下襍以謠俗矣蓋文武成康時畿内之詩入於二南其後附於小雅西畿所得者在此東畿所得者在於豳雅之終説具

王風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音耄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戸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卑者之居東房西室房戸在東室戸亦偏東是西南

無户也尊貴者有東西兩房則西南有户特表出之以明為尊貴者之居但不必其天子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音棘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莫滕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古音波維虺維蛇音陀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古音皇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朱芾斯皇祝之也室家君王言其為家之嚴君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古音陀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音俄唯酒食是議古音魚賀反無父母詒罹音羅

若將來不能修其婦道則貽父母憂矣

斯干九章○舊以為宣王作室誦味詩意殆不然也蓋當時卿大夫有成室者而僚友美之猶有取

焉者以其妣祖之續兄弟之愛生男生女之義可謂善頌善禱云爾自沔水以下大抵非朝廷之詩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音陀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古音胡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古音于陵反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衆維魚謂魚之多也旐維旟謂建旟之處又有旐也

無羊四章○舊以為宣王考牧者於文義中亦無以見恐亦牧者能於其職而人美之之辭

詩所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所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詩所卷四

大學士李光地撰

小雅二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民具瞻之而憂不敢言憂其惡而憚其威也國既斬滅矣而不知以前禍為監乎蓋作於平王之初世而

追斥幽王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戈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猗倚也實或恐石字之誤巖巖與其位之尊猗與其心之偏也言尹氏用心不平以名天災致民怨而曾不知懲創也嗟歎辭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言其任至重而不能稱末乃呼天愬之言天何不悲憫斯民使斯人在位以窮匱我衆乎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言凡行政非身平之則不親庶民亦不信也凡用人非咨詢者則不可仕其賢否豈可以欺君子哉故戒之曰用平當以已身親之無任小人而為所殆官人則當合於衆論而勿私其親黨可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常也言天道失常而降此窮凶天心不順而降此大異莫非人事之致而已君子為政果能事事躬至而親平之則民心庶幾稍息而怨怒遠所以回天者在此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不自為政即所謂不躬不親任用小人而信姻亞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方其作威之時使人視之如戈矛然可畏之甚也及其溺於小人而夷且懌則不啻如相醻然心之不平蓋至於此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大臣肆惡則昊天為之不平天子為之不安矣猶不

自懲而怨人之正已者親小人則疾君子其勢然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古音博工反王訩者亂王政之人也式訛爾心猶望尹氏之能改化以從善也

節南山十章○平王承幽之亂不能自強於政而所任用世臣又皆親近邪慝怙勢作威之人災變屢生民心離叛此王業所以遂衰而周之不能復西也此家父即春秋桓公時來求車者所刺尹氏

則春秋書其卒於隱公之世者是也舊以為刺幽王之詩則家父不應至桓公時猶存且首章云國既卒斬其為西周既滅明矣故韋昭以為平王時作者得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故序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也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緜蠻謂士為微臣不言姓名推此則太子之傅

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為微也變風惟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惟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案正義此論亦可以證部分二雅之例微者所作盡入小雅為其未離乎風謡也公卿者入大雅以其有陳戒之遺意節南山以下五篇聞政者所作決非微者而在

小雅故知為東遷之詩不編入大雅故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音疆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覩時之亂小人則倡為訛言耳惟君子憂傷以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音户好言自口莠古音苦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小人不知憂國之心肆為訛言而反以是侮君子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是時周京已入于秦故有止於秦而不來者有散在列國者與為人臣僕無異故自哀其將何所從而何所止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滕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衆上章之意言臣民憔悴如此故起興於中林之草

木薪蒸茂蔚以傷今之不然也危亂之世人不信天然其究也天命不僭無私好惡而惟人所名耳今時事如此而莫知畏威者此訛言所以日盛而君子所以獨憂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莫滕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于陵反

以山之最卑者而曰岡陵猶以衰替之朝而侈曰明盛此小人所造訛言以誣罔其君者誰能知而懲之

哉所以有時亦名故老然不咨諏政事但問以占夢而已亂世不修人事而貪符瑞往往若斯如前篇築室牧畜皆使大人占之則風尚之来久矣至於時事得失莫不自為賢聖君子小人之是非孰能辨之不知烏之雌雄故烏亦徬徨而不知所爰止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局不與蹐為韻未詳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蹐者畏天之威謹慎之至此非訛言也而曾莫肯

聽之以安為虺蜴此必有為天所勝之一日矣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抓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猶有特生之木何天不容有獨行之人而使我危抓不安如是哉葢朝廷之求我也惟恐其不得既而拘縻之固亦未嘗使我得盡其力也此所謂名彼故老訊之占夢者進退兩窮故以為天之抓我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兹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心之憂亂愈深而政之暴戾日甚其意以為燎之方揚莫能滅之乎然赫赫之周褒姒則既烕之矣此天之所以可畏而後事之師也據此言則為東遷之詩無疑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承上章言褒姒烕周正如天之清明而逢陰雨也我

今長懷其終恐復為陰雨所窘所以憂心如結者此也遠天之未陰雨而求輔以自固可矣如車行而棄輔及覆墜而後欲其助也不亦晚乎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方墨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又申上意言能無棄輔則可以踰絶險矣曾可忽焉而不以為意乎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為虐

君子之居亂朝如魚之在沼也豈其所樂哉盖在無知者則樂其所以亾耳然亂幾雖伏而理甚昭著欲不憂而樂也豈可得哉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昬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申上意言衆樂而已獨憂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古音啄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蔌蔌者小人也方安其居而食其禄獨此下民
天乃夭死而椓喪之富者猶可僅存惸獨則可哀甚
矣此政之暴國之虐之所致終篇言憂心者以此

正月十三章○大夫憂平王政亂之詩葢一時讒
佞以訛言閉錮王心雖或羈縻君子而不一行其
言以收其用也是以周雖僅存而吏於小邦去危
亡無幾耳此則平王之罪觀節南山以下至於鼓

鍾可知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以日之食而微興君弱臣强王室将衰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戸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天變可畏有人事修救則免矣四國無政此下民所以可哀而告凶不臧之象成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古音力珍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又言諸災變之多也未必皆十月事總言之耳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維趣馬音娵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豔妻言其時自宰執以下皆競為淫樂耳非斥褒姒也舊説以為幽王之詩果爾則褒姒為亂本當如大雅瞻卬探本言之不應叙於諸臣之後且通篇責臣

下之辭多決非幽王詩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音媒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不以其時而作都治宅壞人之居荒人之田尚自以爲非戕害也典禮當如此耳所謂我者代爲民之辭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在東都畿内是時周既東遷故皇父食采於此而作都也三事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屬也古者天子六卿公侯以下皆備三卿司徒主衆司馬行法司空治事故周公雖定六典而以立政告王猶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也冢宰體大宗伯道尊非天子不敢備司寇則古者與司馬一官也以後言三事者皆指此皇父天子之卿比外公侯故得具三有事乃皆擇王朝之富者以自隨而不留一舊人以供王事其驕且專

如此蓋自宣王之末以平淮徐之功自矜故上下畏之莫敢指議所謂孔聖者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言己之在朝勞苦而憂讒害是國多小人而無任事者可知故嘆息言災異之孽非從天降也羣聚襍沓相背相憎徇私忘公孽由人作矣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我里者所居之里也首章言下民亦孔之哀此舉我里以槩其餘也心存百姓之疾苦故人富而我匱人逸而我勞性固如是命實為之天命我者與衆人不均我寧安於憂勞而豈敢傚人自逸哉盖若為怨天之辭而所以自處者卓矣

十月之交八章○首三章言天變也次三章言人事也後二章述已憂也天災地變以日月為重小

人在位以皇父為宗書言卿士維月師尹維日然則日月告凶皇父名之矣列卿儆之欒以慆憂凶德參會國能無衰乎惟畏威之君子甘於勞苦情見乎辭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今本誤作旻依唐石經改正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言天降災於上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音豫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言人離散於下也正大夫者正卿也離居如皇父作都于向是也三事大夫卿之貳也莫肯夙夜如皆從皇父于向不守我王是也邦君諸侯畿内五等之爵也朝夕者以時朝覲或朝見或夕見也其自遠於天子如此庶曰或者其為善於外乎然出視所為則不惟無能補救於王之不善而反至於惡矣罪之之深

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申首兩章之意也辟言法言也若迪吉逆凶福善禍淫之類是也天既降喪則有罪無罪混然同歸法言不可信矣曹植云崩城隕霜臣始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皆無聊而怨天之辭也卒乃返之人事謂是諸君子不能敬身以畏人畏天故也不畏天而名天

怒命之靡常固其所矣豈真辟言之不信哉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當作誶與墓門同）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亦申首兩章之意也遂成也寇戎競起而亂不退飢饉荐臻而歲不遂凡我親近之臣憂深而至於瘁矣而凡百君子莫肯以告王者惟聽王之言則順而答之遇有譖言則退而避之苟自遠害以為身圖而已此所以至於離居而莫肯夙夜也然其不畏人畏天

也不亦甚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音以

前章所以責在位者至矣此兩章又若代為自解之詞言非不欲為天子言也非不欲為天子使也顧今所謂能言可使者自有其人其抱區區之忠者則皆

所謂不能言不可使者也將為其不能言不可使者
與則身受其瘁而罪且及之將為其能言可使者與
躬雖處休而朋友交讁矣兩無適從故甘心於莫肯
用訊莫肯夙夜以自絶遠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音姑思泣血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卿大夫以下既多離居或勸之移于王城則以新都
未有室家為解然其憂思泣血語皆疾痛所謂無家

者非實情也故詰之曰爾之出居於外誰為爾作室哉總前六章之意而終責以無君臣之義也

雨無正七章○此詩直言周宗既滅則非幽王之世明甚且在幽王時宜曰還不宜曰遷宜曰退不宜曰出若食采者則在朝在邑皆有官舍未有室家之對誰作爾室之難皆無辭理也故為平王時在位者相責無疑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今本作底誤

此兩章言上之聽謀猶者不明也

我龜既猒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就當從之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此兩章言下之為謀猶者不善也惟聽之者不明故謀之者不善盖既以迎合為心則但計目前之依違而不顧事後之成敗但取不忤於當世而不復追師於舊典矣身不任咎如不行而坐計程也事不師古如築室而謀諸路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音媒或肅或艾如彼泉流今本誤作流泉依唐石經改正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兩章懼善類之及於害也政之亂國之無人既若此矣然猶有聖賢之徒在焉異日有用之者則政興矣當此讒賊之世懼其如涉亂流而胥淪以盡也君子處此有憂世之心而不敢輕為犯患之事人知其避禍以全身耳不知其為國家計者遠也後世如東漢之末其君子可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矣身之既爐而國從之故郭泰有殄瘁之傷董卓曹操無顧

忌之意易曰碩果不食又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而夫子賛之曰民所載也志在君也嗚呼知此義者則知小旻小宛戰戰兢兢之心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道矣

小旻六章○自節南山至此其憂時之辭至矣然與刺厲幽者言之輕重緩急殊科蓋平王固昏亂其暴虐威惱則未至如厲幽之烈也故數詩者責臣下之辭多惟推本則自王之不能自强而失道

耳如處厲幽之世而所以責師尹皇父百有位者如此其深恐非情理與事實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鳴鳩戾天興人之自振奮也憂念父母則自振奮以祈成立者自不能已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昬不知壹醉日富方二反各敬爾儀天命不又音肆

言不可安於逸豫禍福無端天命無常不再來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古音房以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言成立之道勤則能獲其所資習則能移其所性三者皆興而比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脊令飛鳴搖動興人不敢自安自夕達明以懷思之

則當夙興夜寐以求無忝焉申首章之意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而啄粟填寡而岸獄失所甚矣世亂而禍將及身不特豫憂天命之不又也是以問卜以求善道申次章之意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温温之不足而惴惴惴惴之不足而戰戰兢兢豈獨遠禍乃修身之要也習與性成則敬爾儀而齊聖可幾矣申三章之意也

小宛六章○此詩之意朱傳獨得之後三章中前三章之意然言愈危而意愈迫其所處之時世可知其興物曰鳴鳩又曰脊令又曰桑扈始也志在高舉既而有動揺急難之象困窮失所之憂也君子遇險則修德顛沛必於仁凡其孳孳毙而後巳

者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也故曾子臨終而引此

詩古之孝子其用心一而已矣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音羅）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鸒鵯屬也能孝其親故以興巳

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周道大路也大路而荒蕪不可行喻巳生王家而窮

無所歸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滿以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言人皆有父母而已獨見棄故哀其生之不辰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言微蟲草木皆得所而已無所依歸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舒行以俟羣雉登鳴而求耦今已母子夫妻不能相保如壞木之無枝葉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自哀無所投命而死亡將莫之恤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古音居我反矣析薪扡古音徒可反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怨王聽讒如飲甘信誣不緩察如伐木者不顧其傾析薪者不順其理舍有罪者而親信之反以其子為他人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音戶

此君子猶言凡百君子非斥幽王也山水之高深而人至之興雖陰密之地而人窺之當日太子必以漏言得罪故以戒他人勿蹈已之危轍意與邶風谷風

同也

小弁八章○案此東遷以前詩也而序於此者平王親遭幽王之亂而無能改其德故節南山之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正月之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十月之詩曰胡憯莫懲又曰豔妻煽方處雨無正之詩曰庶曰式臧覆出為惡皆傷其以亂繼亂目視幽王褒姒淫昏敗亾之禍而君臣上下恬然無鑒戒懲儆之心也毋子被讒廢棄憂傷如

此而復甘受佞人使忠直者罹殃巧言何人斯巷伯三詩皆是也故在王風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當日以身為戒而曰恤我後者安在哉是故序詩者次疾讒之篇以此為首周不復興於此決矣谷風以下士民愁怨皆其效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憮憮然傷心之貌

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讒言僭忒而涵容之於始此亂之階也如能怒而懲之則亂固沮而不生矣旣乃聽信之於後此亂之成也如能不信其所讒者而加福焉則亂猶可以止也

君子屢盟古音彌郎反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讒言之入由疑心生也故推本於屢盟爲讒之人皆

欲傾害家國者也故斥言之為盜然所以取王之信者其言甚甘耳害國之言實非甘旨之供惟王有心病疑疾之故止當作旨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寢廟者嚴肅光明之地大猷者正大弘遠之謀君子齋敬故能作寢廟聖人通明故能定大猷人心如是未有讒佞至而不能察者也易曰德行恒易以知險

恒簡以知阻人之情偽微曖其為險阻多矣吾又以險阻之心禦之非特不能察見且將墮其欺罔之中而與為化也故惟易簡者知險阻如太陽之無翳物明鏡之無匿形也君子誠能去其疑心如寢廟之洞達法大猷之遠深則一切幽暗曖昧之態淺近苛細之言如見其肺肝然兔雖善於狡脫而遇犬則獲之矣今不能然故曰維王之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音苦矣巧言如簧顔之厚音戶矣

荏染柔木以興善柔便佞者也君子惡強梗正直者而惟柔木之樹故心數其所出入告君者亦能蛇蛇而為大言且言之巧而甚可聽出諸口而不怍厚其顔而不知茲所謂盜言孔甘者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河之麋者東都河洛之干讒人所居也拳勇以喻勢

力微㾓以喻病敗言汝亦有何勢力徒能以讒巧為
亂階耳愆過多端身將病敗起而為謀者方多如汝
之輩者豈少哉盖小人之卒未有不自相傾害者然
當其合并以危君子則莫之思也
巧言六章○序謂大夫傷於讒而作首呼天而訴
之末斥其人而悟之中間則歸過于王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

不斥暴公而疑其從者乃謂從暴公以来盖婉辭也

梁在邶風與前小弁篇對笱而言則當為魚梁此對

門言則當為門外之橋梁也文同而義異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

二人已與暴公也誰為此禍疑之也不入唁我則有

可疑之迹矣然追其初之相然可則不應有今日韓

愈所謂將疑斷還否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人不但過我梁又嘗至我庭矣然亦但致聲問而不相見豈不以有愧畏於心乎是可疑之迹彌顯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方九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興飄風者蒙上聞聲不見身之意言風豈不自北乎豈不自南乎時往時來但有聲無形耳攪者疑惑之

深至於煩亂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古有舒恕三音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過梁入陳而不相見以行亟為辭也然又遑暇脂車則非亟矣終望其一来以釋我疑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去既以亟為辭還猶可入尚望其一來以安我心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伯仲者如兄弟之愛所謂二人從行也其初之相許可者直若親貫豈真不我知乎吾與汝之交可刑三牲以相明也豈應遂有今日之事乎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前數章信疑參焉者作者之厚於故交而亦彼人之

陰容秘詭加害於人又泯其跡也故卒言為鬼蜮則不可知耳人有面目相視豈終可欺哉

何人斯八章○舊說蘇公被暴公譖害之作首章既因從暴公得其人矣次章念巳禍害之由以其不入唁我而疑之又以昔者之交而未敢遽疑之以下四章則見其頻數往来而卒不相過然後知平昔交好果無孚信之誠心故一旦反覆傾危至於如此昔者之不如今也亦偽而已矣末二章乃

見怨懟離絶之意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音媒

萋斐而成貝錦者言其事之羅織以成章哆侈而成南箕者言其言之自巧嘗而大肆抶已甚之毒極陰詭之謀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緝緝翩翩者往来文致所以成是貝錦也捷捷幡幡者儇巧張大所以成是南箕也其終也亦必見疑而自受害特不知爾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小人害人而不知禍之將及者驕也當其得志固無可如何呼天使監視之而已此又言其太甚之狀

彼譖人者（音渚）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人之所以為人者信也言之太盡鬼神惡之況心存於構誣而言發於無端者乎固宜為萬物所共惡天地所不容此又極言其陰謀之惡投有北猶之呼蒼天之意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去其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道者斫伐之以通道也猗者倚也畝丘者闢丘為畝也將斫伐楊園者自芟除一丘始是其勢倚此而起

也小人行讒始於小者及其大者故願凡百君子之敬聽之

巷伯七章○或曰遭讒為巷伯或曰巷伯遭讒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

我小怨末一句無韻未詳

雨者春風也以興友之相好時也頹者如從天頹下夏風也以興友之驕盈時也至於草木皆萎枯者秋風也以興友之離絶時也崔嵬者喻其勢位山之絶峻而風高者草木遇之皆萎死人之志滿而勢盛者親黨交厚不復存矣草死猶可也木萎則甚矣小德不可忘也大德其可忘乎

谷風三章○朋友相怨之詩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莪為蒿蔚傷其無所成立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音八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缾小罍大缾罄則罍恥故子不能成立者親之羞也鮮民者無德之民也無德之民生不如死況又父母既棄出入憂傷乎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又申首兩章之意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南山而遇飄風與父母之凋零也何害者云何罹此害也不卒者不得終其養也又申第三章之意

蓼莪六章○父母既没而思念之詩傷其不能早

有立以逺親年所謂樹欲静而風不止者末兩章之志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簋飧雖滿而已之挹取有度以興先王之道取諸民者有節也其道甚平而直君子行之小人視焉今則不然是以睠顧而悲傷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几)

言東都大小國邑疲於征斂勞役如此

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勞苦之甚而庶幾其休息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蒲北反)舟人之

子熊羆是裘(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職勞不來勞而不得歸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饋以酒而不以為漿遺以佩而不以為長求索之無厭也故庶乎天漢昭明知織女之勞於杼柚晨暮之間七度經緯無時而休耳襄者經緯聯緝之意織女星在雲漢之間故云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彌郎反西有長庚音岡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户郎反

織女雖勤而不能成報功之文章猶所謂不以其長也牽牛雖勞而曾不念其服箱之苦猶所謂不以其漿也農女憔悴如此故望啟明長庚之先後於日者使有捄之天畢沛滂沱之賜而施下行耳盖屬意於近君之臣降其膏澤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雨澤將降必有箕風之振揚簸動為之先必有北斗

之斟酌調和為之節喻國家加恵百姓必有號令之臧綱紀之善也令也箕則閉其舌而號令之不聞斗則傾其柄而紀綱之已隳故雖有天畢而施不行矣揭傾也大雅顛沛之揭是也北斗魁直戌位故曰西柄箕舌不閉斗柄不傾反言之以切人事爾

大東七章○平王東遷不能修復舊政而仍厲幽之烈東人苦之而作是詩中言西人者從王而遷者也

四月維夏（音户）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古本作爰朱子依家語作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羽其反）

自夏而秋自秋而冬氣侯益異昔之具腓者今盡殘賊雖栗梅之能寒者不免矣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古音直谷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泉水猶有清時興政事之不清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音以

江漢能為國紀興政事之無紀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生亂世者不能如鳥之奮飛魚之深藏庶幾山隰之閒采掇草木以終老乎然未能忘哀思故歌以告之

四月八章〇大夫遭亂自傷之詩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滿以反溥天之下音戶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音旁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戶郎反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魚賀反或靡事不

為音譌

北山六章○大夫行役者之詩然王非能知其賢

而勞之也即或知其賢而勞之亦直使為其難而

藉此以疏遠之耳彼燕息湛樂而出入風議者且

將沮格而制其命盖有驅馳憔悴而功無可成罪

或不免者矣前三章不敢為懟君之辭若君之知

已而任之者厚也後三章則露其意彼從容風議者即此之所以慘慘畏咎而懼憂我父母者與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疷當作痻唐人避太宗諱致誤兮

車行則塵心憂則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憂不出于熲

熲明也塵起則昏心憂反明者惟明故昏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思憂則昏益思則益重其昏

無將大車三章○行役者作此以遣憂葢憂之深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神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音豫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

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首章言寒暑之毒苦耳二章則事孔庶而憚其不暇三章則事愈蹙而悔戚之自詒也此與四月北山同意皆盡瘁以仕而莫我有慘慘劬勞而猶畏咎者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

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方墨反

此兩章朱傳以為戒僚友然作自廣之辭亦可盖遇勞苦之事則謂君之所以玉成於我去其懷安之心盡其靖共正直之道誠之至則通於神明矣而況於人乎上篇言無思百憂此其所以蠲憂之術也

小明五章○自四月至此詩意略同盖編詩者以

類相從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君子聞鼓鐘於淮水之上以其聲之淫哀而憂傷之故思善人君子懷其誠信而不忘者蓋性情者樂之本也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德之無邪則聲不淫矣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猶尤也德之無尤則聲不傷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此則所謂淑人君子之聲樂也欽欽敬也樂以禮為本惟敬則和也鼓瑟鼓琴堂上樂也笙磬同音堂下樂也雅者歌鹿鳴三終魚麗三終笙南陔三終白華三終之類是也南者合樂之時亂以關雎三終鵲巢三終之類是也籥者樂終而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為文舞也蓋雅樂之次第如此而其始終條理歌

舞音容皆無奪倫而不僭忒非有淑人君子之德誰能興之哉

鼓鍾四章○東遷之後禮壞樂崩朝廷邦國之間非復雅聲之舊其時淮水之上有鼓鍾為樂者賢者聞而悲之故首三章皆憂思古之君子而卒章不言則所思之君子如是如曹風之念京周末乃指其實也

詩所卷四